



一九五七年，康巴尔汗在北京，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一九八一年邓小平和王震同志视察新疆时，接见康巴尔汗。

一九四七年康巴尔汗随新疆青年歌舞团赴上海演出时，受到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先生的热情欢迎。



一九五五年，访问我国的苏联艺术家在北京同康巴尔汗交流艺术经验。（图右二为扮演列宁的苏联功勋演员）





康巴尔汗辅导年轻演员学习传统节目。



六十年代，康巴尔汗在新疆艺术学校舞蹈班授课。



一九七九年，我国著名作家、艺术家在中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前排左起一曹禺、三周扬、四白杨、五康巴尔汗、六夏梦）



一九五一年任西北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系主任的康巴尔汗与部分学生在一起。

一 歌和舞的故乡

一九二三年，在祖国西北边陲的喀什噶尔古城
中，打馕人库尔班小小的馕房里，又一个漂亮的女
婴呱呱坠地了。她，就是康巴尔汗。

为了维持这个多子女家庭的生活，从康巴尔汗
记事的时候起，就帮助家里做事。每当启明星还在
闪烁，父母亲就起身了，忙着揉面、生火、烤馕。
康巴尔汗也从甜梦中被母亲叫醒，她揉着惺忪的睡
眼，习惯地抱起当枕头的破棉衣，爬到妹妹的小摇
床边，一边摇着，一边又困乏地睡着了……有一天，
当她又要迷迷糊糊地进入梦境时，忽然隐隐传来一
阵优美的歌声。这歌声时远时近，男唱女和，那么
动听，又那么熟悉。康巴尔汗急忙睁开双眼，在黑
洞洞的屋内扫视着。呵，门缝中透进一点灯光，歌
声就是从门外传来的。她悄悄跳下土炕，打开门，

原来是父母亲在馕房的小油灯下，一边和面一边唱歌，全然没有发觉她的到来。她不由被这歌声迷住，光着脚丫愣在那里……直到妹妹大声哭了起来，她才赶紧爬到小摇床边，一边摇一边对妹妹说：“好妹妹，不要哭，你听这歌声多美呵！”妹妹又睡着了，可康巴尔汗的睡意全消失了。她又入神地听着那时而欢快，时而缓慢的歌声，听着那“叭冬冬”的面团击案板的有节奏的声音，象是一面手鼓在为这歌声伴奏。她觉得这真比巴依①举办婚事时的音乐还动听。从这天起，每当清晨妈妈起来干活，她也就立刻爬起来，坐在摇床边听父母亲唱歌，听着听着，自己也轻声哼唱起来。不久，她学会了很多的歌，但总也学不完，因为父母亲唱的歌太多了。

父亲和面粉打交道，身上，脸上，甚至胡子上整天都沾着雪白的面粉；母亲呢，要帮父亲烧火、掏灰、抱柴禾，身上和脸上总是沾着黑灰。每当他们休息喝茶时，唱唱歌，高兴了就抱着康巴尔汗亲吻。父亲吻后，在她脸上留下白粉；母亲吻后，又在她脸上留下黑灰。于是她脸上一道黑，一道白，引起了全家一阵阵的哄笑。在这个清苦的家庭里，小康巴尔汗常常沉浸在双亲爱抚的幸福中。

康巴尔汗最喜欢过“主玛日”②。这天父母亲

都休息，她可以不看妹妹，穿上母亲用大布染成的玫瑰色的裙子，戴上小花帽。母亲为她梳几根小辫子，眉上染上乌斯曼③，打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在院子里靠墙的小花圃中扑捉蝴蝶和蜜蜂，或是在院中学着蝴蝶、白鸽飞舞的各种姿势。到这一天，家里总有爸爸好多的朋友来玩。他们坐在葡萄架下的土炕上，有的弹着都他尔④，有的唱歌，唱到高兴时，父亲还拿起劈柴棒子当沙巴依⑤，边敲边跳。有时叫康巴尔汗也一起跳。一会儿朋友们都跳起来了，饕房的院内，就象举行麦西莱甫⑥那么热闹。跳累了，就坐下来喝茶讲故事。有的故事能把康巴尔汗讲哭，有的又能使她搂着爸爸的脖子笑得喘不过气来。

每逢节日，她更感到高兴，早早地起来，爸爸拉着她的手去赶巴扎⑦。巴扎真热闹呀！有烤包子、烤羊肉、卖瓜果的，还有卖头巾、耳环、项链的……真是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看得她舍不得离开。但父亲总是拉着她朝前走，到艾提尔尔广场上去，挤进围聚的人群里，听弹唱、看跳舞。这些更吸引了康巴尔汗。她能从舞姿和节奏的变化中，分辨出什么是赛乃姆，什么是萨曼舞⑧……他们还爱去看杂技表演，为了看得更清楚，父亲就把她放在脖子上。直到日落该回家了，父亲才给她买几块

糖，或一把杏干，装进她的衣袋里。

这一段童年生活，至今使她难以忘怀。是她的故乡那馨郁的艺术甘露滋养了她幼小的心田，是她那慈爱而乐观的父亲和乡亲们，掀开了她心灵中美好的乐章。

但是，当她刚刚打开记忆的门扉时，离乡别井的命运就降临到她的一家。由于物价飞涨，官税重压，父母亲不得不关闭了馕房的大门，举家远走，以求生存。康巴尔汗被装在父亲肩挑的筐子里，母亲抱着妹妹，手扶着弟弟骑在毛驴上，全家在啜泣声中离开了喀什噶尔。翻过层层山岭，越过道道河流，走了一天又一天，这是往哪里去？路到底有多远？康巴尔汗在心里对自己说：“也许，天有多长，路就有多远吧。”她怎么能知道，从此以后她竟远别了故乡，远别了祖国。多少年后她回到祖国，也再没能回到这充满歌声和欢乐的馕房小屋中来。

①巴依：财主。

②主玛日：伊斯兰教信徒的礼拜天。

③乌斯曼：一种涂眉毛的染料。

④都他尔：维吾尔族的一种弦乐器。

⑤沙巴依：木柄上带铁环的一种节奏乐器。

⑥麦西莱甫：维吾尔族的一种民间集体娱乐活动。

⑦巴扎：集市。

⑧赛乃姆、萨曼舞都是维吾尔族传统的民间舞蹈形式。

二 父亲与“百宝箱”

康巴尔汗的父亲从街上回来，手里拿着两条头巾，四个小瓷碗，两个小盘，对母亲说：“这条头巾是送给你的，这条放进咱们的百宝箱里，回国后送给岳母。这两个小碗现在用，剩下的都放进百宝箱里。”说完父亲把一条头巾给母亲戴上，深情地说：“看你们的妈妈，象不象伯克①家的公主？”母亲这时总是嗔笑着瞪父亲一眼，然后拿起钥匙打开那只钉着铁皮花纹的大木箱子——“百宝箱”。

每次打开箱子，康巴尔汗都要爬到跟前看看。这时母亲总要一件一件地翻着里边的东西，对孩子们说：“等我们回国以后，这个送给奶奶，这个送给外公，这个送给外婆，这个送给……”这箱子简直就是个小巴扎。从衣料到发卡，从头巾到袜子、小盘、耳环、项链、头花……无所不有。真象父亲

在神话故事中讲到的“百宝箱”一样，要什么，有什么。但是这箱子里的东西，从来都没有拿出来用过。即使非常需要时，母亲也决不开这箱子，因为那全是为回祖国准备的。所以“百宝箱”在康巴尔汗看来，是那么神秘。

在苏联的几年中，她家经常搬迁。但总是在有中国领事馆的地方才居住，否则新生的弟弟就无法被登记成中国人，归国证明也无法领到。但不管在哪里，康巴尔汗总是被父亲送到学校去读书。

为了早日回国，父亲又带着一家人从塔什干搬到阿拉木图。不久，父亲就与中国使馆取得了联系，准备回国。

那些日子，父亲一边满怀深情地谈论起家乡的风光，亲友们的等待，想象着回国后的情景；一边购买东西，筹集路费，收拾行李，几乎看不见他有片刻的空闲。“百宝箱”快装满了，父母亲常望着它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好象那里面盛满了一家人的希望和欢乐。

祖国和那个“百宝箱”在康巴尔汗心目中早已形成一个统一体，并且在她心灵深处，点燃起一簇神圣的火苗。

动身的日子临近了，父亲却突然病倒了。母亲知道他犯了老病，便给他找药。但不到一天，父亲

就处于病危之中。他把孩子们叫到身边，对母亲说：“我没给孩子们留下什么财富，只给康巴尔汗留下了‘都瓦’^②，她还小，不懂事，你不要打骂她。可惜我看不到家乡，看不到祖国了……”

父亲死去了，一家人悲痛万分。康巴尔汗抱着父亲哭喊着，如果父亲真的有灵，也会被她那可怜的哭叫声喊醒的……一家人失去了依靠，怎么实现回国的宿愿？为了维持生活，他们只好准备转迁塔什干，投宿到哥哥家里去。

①伯克：清朝政府任命的维吾尔族官吏特有的官名。

②都瓦：祝福或祷告。

三 两 颗 明 珠

父亲死后，幼小的妹妹古丽列然木和邻居的孩子们一起偷偷地报考了当时由俄罗斯人办的儿童音乐学校。那时妹妹穿得很破，也很脏，可是她长得真漂亮：一头浓墨似的黑发，光润而俊美的脸庞，一双大而圆的黑眼睛，长而向上翻卷着的睫毛，眸子里总是闪动着惹人喜爱的光芒，加上她的嗓子又好，所以只有她一人被录取了。

妈妈知道后很不高兴，哭泣着不让她去。如果去上音乐学校，将来回不了故乡怎么办？后来学校、邻居、朋友都来做工作，母亲才勉强同意了。但是全家要搬到塔什干，把妹妹留下来，母亲总是不放心。十几天后，又带着康巴尔汗亲自到音乐学校去看望妹妹。

母女俩来到了学校，看到大花园一样美丽的校

园，干净漂亮的楼房，教室的大玻璃窗透进明媚的阳光，纱窗帘垂落到地面上，在一架钢琴前坐着一个穿洁白学生裙罩的小姑娘……母亲和康巴尔汗都看傻了，这就是她们的古丽列然木吗？真象一个美丽的天使！

看到这般情景，又经过一番询问和了解，母亲才放心地带着康巴尔汗搬到塔什干去了。

又过了一年，塔什干舞蹈学校到普通学校来招生。十三岁的康巴尔汗也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考试，但她却没有抱任何希望，因为她想自己穿得破破烂烂的，名牌学校能要她这样的穷丫头吗？况且母亲也不会同意她去。

考试结果公布了。康巴尔汗做梦也没有想到，名单里有她，这使她又惊又喜。当老师对她进行复查时，她忸怩地说：“我不行吧，老师，你看我穿得很脏很破……”“你不要害羞，脏了洗一洗就好了。”招生老师检查了她的胳膊和腿足，她就羞红着脸跑了出去。

录取通知下来了，她把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很不高兴地说：“孩子，不要去吧，你爸爸给你留下了‘都瓦’，我们会幸福的。”

母亲又哭了，比上次妹妹考上音乐学校更伤心，因为她认为靠唱歌、跳舞挣来的钱是不光彩

的，这种工作会败坏名誉和族规，不是穆斯林①应该做的。

望着母亲，康巴尔汗茫然不知所措。正在这时，塔什干舞蹈学校的招生老师来了，不知她用了什么方法，竟使母亲点头应允了。后来因母亲想念小女儿，就把古丽列然木从儿童音乐学校接到塔什干舞蹈学校，姐妹二人在同一个学校里开始了艺术生涯。

康巴尔汗一进到这个艺术园地，宛如来到一座百花争妍、璀璨瑰丽的花园。她被各门课程那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吸引了，象一个渴望乳汁的婴儿，贪婪地吸吮着舞蹈艺术的养料；又象一个朦胧中醒来的孩子，被这突然来到的美好事业振奋着。她总是对自己不满意，认为自己缺少天赋，因而对学习加倍认真，下课后往往要比别人多练几遍。早晨迎接第一道曙光，晚上沐浴着银灰的月色，她不停地苦练着。她的成绩出人意料地很快提高，引起了老师们的特别注意。妹妹古丽列然木在她的帮助和严格要求下，也展露出艺术天资。姐妹二人以优异的艺术学业，被师生们誉为两颗美丽的明珠。

①穆斯林：伊斯兰教信徒。

四 从红旗歌舞团到莫斯科

一九三九年初，荣获过红旗勋章的阿拉木图红旗歌舞团，到学校来接试高年级学生。康巴尔汗名列前茅，被录取了。老师、同学们都热烈地祝贺她。妹妹年龄尚小，留下来继续学习。

在红旗歌舞团的日子，正是康巴尔汗奠定艺术基础，发挥其才能的关键时期，也是她一生中难忘的岁月。

她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演出。学习内容以乌孜别克族舞为主，兼学其他各民族民间舞，同时还学习芭蕾舞。教课的都是当时苏联著名的舞蹈家。她十分喜欢乌孜别克等民族舞蹈的健美质朴的风格，也喜欢芭蕾舞的轻盈、细腻和诗意美，喜欢那富于表现内心情感的每一个动作。芭蕾舞的训练，开拓了她的思路，帮助她提高了民族舞的表演技巧。所以

每次演出，她都以自己独特的风格赢得观众的热烈欢迎，给红旗歌舞团增加了不少光彩，也为自己的艺术实践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她的艺术潜力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她应该在自己的民族舞蹈事业中闪光。因此，团里的木卡拉姆老师特意为她编了一个维吾尔族舞蹈节目。这是康巴尔汗生平第一次排演维吾尔族舞蹈，她兴奋地跑回家去告诉妈妈，还跳给妈妈看。没想到妈妈却摇头了：“那不是维吾尔族的舞蹈，我们维吾尔族舞蹈应当这样跳。”说着，放下手中的东西，就跳起来了。看着妈妈的表演，康巴尔汗惊呆了，原来妈妈是一个非常好的民间舞蹈家呵！康巴尔汗高兴地抱着妈妈的脖子，要妈妈给她教。她天真地问：

“您跳得这么好，为什么我从来没见过您跳过呀？”

“傻孩子，咱们维吾尔族人，哪个不爱唱歌跳舞呢！没结婚前，我们姑娘们在一起总爱弹着都他尔唱歌、跳舞；结婚后，盖上了面纱，又要操持家务，抚养孩子，在人们面前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哪里还能跳舞呢？”

从母亲身上，康巴尔汗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民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却又受着封建礼教的束缚，使民族艺术瑰宝不能显露出自己的光彩。康巴尔汗暗暗产生了一种学习本民族舞蹈的强烈欲

望。于是，她经常向母亲和当地的维吾尔族乡亲们求教，搜集了很多的资料，不断地挖掘和改编着维吾尔族舞蹈动作，给本民族的舞蹈艺术注入新鲜血液。她决心在回国后一定要为自己民族的舞蹈事业贡献力量。

一九三九年底，从莫斯科音乐舞蹈学院来了三个人，听说是来选拔人才的。于是歌舞团四十多个演员排着队轮流表演，还要进行俄文会话考试，要求相当严格。

名单公布了，只录取了三个人，康巴尔汗就是其中之一。去，还是不去？她举棋不定。家庭的矛盾和她内心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妈妈当然不同意她去，妹妹仍在塔什干上学，而此时的康巴尔汗已经做了妻子和母亲，生下才几个月的孩子怎么能离开母亲呢？丈夫更是不同意了。直到莫斯科来的人亲自到家里做了工作，答应把康巴尔汗的母亲和孩子一块带去，并负责安排好妹妹的学习，母亲才同意了，丈夫也不得不让步。

提起这个丈夫，康巴尔汗总有一种难言的苦衷。女孩子大了，总是要出嫁的，否则就会招来非议。母亲当时背着只有十七岁的康巴尔汗，给她找了个四十多岁的丈夫。他们之间没有爱情，没有幸福，虽然生了个女儿，对康巴尔汗来说，不过是履行